

# 六盘山

## 编者寄语

《塞北的雪》,素裹的荒原,素裹的长城遗迹,素裹的、缓缓东流的黄河岸,到处是雪写下的、等待解读的史书。

《暖砚伴冬翰墨香》,文人之间有砚,犹美人之有镜也,一生之中最相亲傍。

辞旧迎新的风掠过窗棂,书斋的案头,几件旧藏的文房四宝,早浸了几分年节的暖。

老友说,那支狼毫笔,是在旧货铺淘来的,笔头略有些开叉,却是正宗的湖州紫毫。精于文墨的人知道,笔不必求新,用熟了,毛锋,才能把墨色均匀地沁进红纸的纹路里。

端过那方歙砚,砚池里注半勺清水。这砚台是他祖父留下的,砚面布着浅浅的纹样,磨墨时最是趁手。

取一块松烟墨锭,顺着某一个方向慢慢磨,手腕轻转,墨锭与砚面摩擦出细碎的声响,这声响,比院外的鞭炮声更叫人安心。

一缕缕墨香混着松枝的清气漫出来,恰好和巷口飘来的食物清香缠在一处。

红宣纸是早裁好的,一刀纸摊在案上,红得热闹却不俗气。裁纸用的竹尺,也是旧物,竹纹里浸着经年的手温,边缘被磨得圆润光滑。

老友不喜欢市面上印好的春联,总觉得少了几分手写的意趣,便自己拟了几副联语,要的就是这份随心。

等墨磨到浓淡相宜,捉笔蘸墨,手腕轻轻一转,“梅香入户春风暖,竹影横窗月色新”便落了纸。

墨色浓处,像枝头凝住的霜雪;淡处,恰似暗香悠悠浮动。

写罢,便把春联一张张晾在廊下的竹竿上,风一吹,红纸微微晃,墨香便飘得满院都是。

案头的镇纸是块青田石,刻着疏疏几笔兰草,是去年在古玩市集捡的漏。闲时拿在手里把玩,冰凉的石面竟也能悟出几分暖意。

几案上的糖糕,糯糯的甜混着墨香,再配一杯淡茶,正好解了研墨的乏。那支笔,写过旧年的闲诗,也写新年的春联;那方砚,研过夏夜的蝉鸣,也研冬日的雪意;那张纸,记过琐碎的心事,也记岁末的欢喜;那块镇纸,压过萧瑟的秋风,也品过暖融融的新年气息。

暮色渐沉,廊下的春联已晾得半干。收起笔砚,拂去案上的墨屑。烟火气裹着墨香,在屋里缓缓漫着。

在文房四宝的清韵里,一个人守着的,是藏着墨香与心事的寻常时光。

## N 岁月

新雪,一场悠远的静默不期而至。细密的雪从浑黄的天穹静静地筛下,像在高处耐心地研磨着时间的晶体。这不是江南的雨丝,亦非关外的鹅毛,是塞北冬日里一声带着沙土底气的、悠长的叹息。

初识塞北的雪,是儿时一个拂晓。爷爷推开厚重的木门,一股凛冽而干燥的气息卷着雪,潜入温暖的屋内。我扒着冰纹密布的窗玻璃向外望:雪不是飘的,是均匀地洒落,与天地间尚未沉静的微尘相融,滤出一片朦胧而苍黄的光晕。远山只剩下毛茸茸的轮廓,像酣睡的巨兽微微起伏的脊背。

天地骤然简化,只剩下两种颜色——天的灰黄与地的银白。母亲前日去了邻村的舅舅家。临行前,她按了按我的棉帽:“等雪住了,路显了,妈就回来,给你带灶上的花馍。”我便守着这诺言,守着窗外那沙沙的、比落雨更轻柔的响动入梦。翌日清晨,是被一种浩大的安宁唤

# 塞北的雪

□ 周青

醒的。推开门,一个被重新塑造的世界扑面而来。院中老榆树的每道皱褶都盛满了安详的雪;土坯墙的棱角被温柔地抹去;远处茫茫的田野,那起伏的线条被雪抚得平滑,宛如一床厚薄随意却无比妥帖的棉被,覆盖了大地上所有的沟壑与心事。

眼睛不由自主地望向村口,望向那条消失在白色天际的小路。望得久了,那单一的纯白竟在眼底生出淡淡的青痕。忽地,在那一片静止的、柔软的茫然里,出现了一个移动的小点。那点颜色渐渐润开,是母亲靛蓝色的头巾和深红的棉袄!她挎着篮子,身影在无垠的洁白上,显得那么清晰,又那么微小,像一针温暖的线,正缓缓缝补着天地间的空旷。

孩子的心,便沉湎在这雪原广袤的梦境里。村落、烽燧、纵横的沟渠与蜿蜒的古道,都在雪的覆盖下,归于一种亘古的岑寂。月夜,雪地映着清辉,不像水,倒像一片凝固的、微微发光的奶

壳,坚硬而沉默。有一回,随父亲去几十里外的三营赶集。牛车轱辘碾过夜间冻实的雪壳,发出“嘎吱”的脆响,像碾碎了一地薄瓷。回程时起了风——那是塞北原野上毫无阻隔的风,从地平线那头长驱直入,撩起地表的雪沙,打成一片横飞弥漫的、呛人的白烟。世界消失了,只剩下风尖锐的哨音与父亲羊皮袄后背传来的温热。他在前面瓮声说:“埋着头!这风认得回家的路!”

风雪兜转了半生,离乡的雁终于又栖回这片土地上。记忆里那条被母亲身影温暖的小路,早已并入宽广的国道;曾令人畏惧的茫茫雪原边缘也立起了挺拔的风力发电机,巨大的叶片在雪光中缓缓旋转,划着新的年轮。看,塞北的雪,依然带着风沙磨砺过的质地,干脆而利落,落在县城新区的楼宇玻璃幕墙上,反射出清冽的现代光泽;落在残留的古城墙垣上,便瞬间与之衰老的肌理融为一体,诉说着同样的沧桑。雪花无改,而这土地,在它粗砺的根基上,正生长出另一种



飞鸟 吴越

## N 后花园

# 菜塘

□ 熊立功

在我的记忆里,老屋院子正当中,有一口塘,叫菜塘。这塘给我们带来很多乐趣和方便,至今,我忘不了。

菜塘呈椭圆形,塘岸比地面高出4到5寸,老人讲,塘岸高出地面,是为了防止脏水流到塘里,保证塘里的水质。塘岸一律是用卵石砌成的,坚固结实。塘岸四周,每隔5到6步远,就有一棵杨树。

一年四季,菜塘盛满清澈见底的水,水层不深,最深处也不足两米。水是从地下冒出来的,可谓是真正的泉水。无风的时候,菜塘像一面镜子,把塘岸四周的树啊,房子啊,来来往往路过的人啊,照得个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;有风的时候,菜塘荡漾的水,泛着光,一闪一亮的,煞是好看。夏季里,人们坐在塘边的杨树下纳凉,享受着菜塘里飘出来的清凉。

冬季的菜塘,别有一番韵味。一场又一场大雪过后,塘面结上厚厚的冰层,我们十几岁的小家伙,把菜塘当作滑冰场,大家纷纷拿出家里的秧马或者木板,坐上去,在冰面上尽情享乐。在岸上看得眼馋的大人们,也忍不住参与其中。

老人讲,这口塘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叫菜塘,恐怕是就其功能而言的。

菜塘,顾名思义,是用来洗菜的,除了洗菜,连衣服都不准洗,更谈不上洗澡,洗脏东西了。但也有例外,当年我们这些光屁股的小家伙,就禁不住塘里凉水诱惑。在夏季里,热得受不了的时候,免不了避开大人,偷偷下水享受一回凉水浴。等大人们发现后,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有时候,宁肯罚一次站,屁股挨几巴掌,也想凉快一会儿。

菜塘是菜园。每年春上,院里人都要在塘里放养一些鱼。到了下年腊月的时候,再请来网夫,把鱼捞起来,家家户户分一些,谓之过年鱼。那些鱼肉多刺少,无论是清炖,还是油煎,或者油炸,都没有腥味。肉质呈板,入口滑嫩,香飘爽口。至今,想起来,就流口水。

菜塘是防火塘。塘里长年盛水,遇到哪一家失火。大家第一时间就想起了菜塘。一院人迅速排成长龙,一个接一个,用脸盆,用水桶,从塘里取水,扑灭火灾。老人们讲,由于有菜塘,几百年里,这里失火,都没有酿成大的灾难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村里改建新农村,我家的老屋拆了,菜塘填成了耕地。菜塘没了,但它永远在我脑海中。

## N 意趣

# 蟹爪兰

□ 侯鹏飞

屋里的蟹爪兰开了,有红色的,有粉白色的,形似一个个下垂的吊钟,又如一个个盛开的小喇叭,俊俏高雅,鲜艳温润,层层花衣中,花蕊情有独钟。

它的枝条是扁状的,一节一节互相衍生,节与节相连处非常脆弱,一不小心就会被折断,很像蟹爪的样子。高不足尺,最后把整个花盆覆盖,在深冬的某个时候就会在末端吐出耐人寻味的小红点,逐渐长大,开出美丽的花朵,让并不美观的蟹爪增添了无限的魅力。

屋外滴水成冰,呵气成雾,绿色深埋地下。唯有偶尔的一场雪装饰着大地,银装素裹,别有风景。然而适宜的温度就可以使绿色开枝散叶,鲜花怒放。反季节的塑料大棚就可以使人们吃到新鲜的蔬菜,有其形少有其味,但在寒冷的冬天也很不错了。

大棚乱了四季,屋里的花草一年常青,在这样的季节似乎别有一番风味。几乎家家的窗沿上,都有一盆盆花草,隔着玻璃享受着日光浴,晚上则在明亮的灯光下,屋里适宜的温度又让它们坐享其成。

小小的盆花间接地调理着人的心情,风景着所谓的风光。日子似水东流,唯有这些花草似乎一成不变,与人长相厮守,期望着不太远的春天。

正是凛冽寒风吹大地,盆中蟹爪又全开。适宜温度花依旧,红白其间绿映来。花草不语,蕴含着多少人间故事。

## N 且听风吟

# 咏梅

□ 孙士彪

花魁映雪神姿逸,枝妙亭亭气节扬。暗传香韵尘不染,笑报新春唤众芳。

## 游盐池东风大峡谷

□ 马永宁

书成脉络岁华歌,峡谷千姿奇妙多。一卷雄红谁刻画,心随远景自婆娑。

## 寒芦雁影

□ 张平

寒芦凝霜雪,远岫笼苍茫。一卷空明画,三千雁路长。

## N 百姓纪事

# 温暖的印记

□ 赵红梅

再一次走进这所邮局,放眼搜寻曾经熟悉的邮递员身影,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张微笑的脸庞,面对陌生邮递员的问询,我一时语塞。

时过境迁,如今邮寄包裹已经用纸箱包装了,而当年,寄东西要用自己的袋子装,预留小口通过检查后,再用自带的针线缝好。

留在我心中的一段温暖记忆,愈加清晰。那是八年前的冬天,我记挂着在外省求学的孩子,想寄些棉服,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包装,就在家找到一些闲置的旧衣服,动手裁剪、缝制了一个包装袋,一边缝一边为自己能旧物利用而得意,想着千里之外的挂念,就在这一针一线中传递到了就很开心,我边缝边琢磨,孩

子离家远,万一天气突然降温,就要受冻了,得缝个大点的袋子,把羽绒服、厚毛衣一同寄过去,还有一双袜子也塞上,直到把该想到的都装上了,心里才踏实多了。

坐车直达邮局,写好地址,封袋口时,却因我针线活不得力,缝得太慢,眼看快下班了,忙中出乱我手中的线不气地又拽断了,站在一旁的顾客看到我手忙脚乱,急得一头热汗,麻利地接过针线帮我缝好了,我连声道谢,很感谢这位素不相识的热心人,接着贴好地址邮寄完成了。

就在我要急忙离开的时候,邮局工作人员发现我的包裹袋上有一个破洞,连忙又拿胶带缠在小洞上加固了又加固,才准备下

班。其实这个小破洞我在家里就发现了,心想也不影响什么,就没有理会,却被工作人员如此认真地对待,此刻庆幸被她发现并及时补救了,否则邮寄中途袋子如果破损就耽搁事了。

原本很平常的一次邮寄,却是如此地温暖贴心。

我不由自主地打量那个邮递员,投去感激的目光,她高个儿、微胖,工作认真投入的样子是那么得体、美丽,让人平添许多好感。我当时就决定,如果还有邮寄的事,还要找她。

一次邮寄经历,让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友好,感受到工作人员的敬业,令人欣慰又温暖。

## N 流年

# 暖砚伴冬翰墨香

□ 钱续坤

“身自端方,体自坚硬,虽不能言,有言必应。”这是《红楼梦》中的一个灯谜,谜底就是“砚台”。

作为文房四宝之一,砚台的原始功能就是磨墨,汉代刘熙所撰《释名》云:“砚者研也,可研墨使和濡也。”墨在常温下自然可以香飘溢远,但是进入数九寒天,刚刚研好的墨很容易被冻住,以至于无法挥毫落纸。

这种尴尬的场景,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漠北军帐中起草战时檄文时经历过:“马毛带雪汗气蒸,五花连钱旋作冰,幕中草檄砚水凝。”诗仙李白也曾无可奈何地叹息:“冻笔新诗懒写,寒炉美酒时温。”那么如何进行破解呢?大智大慧的劳动人民在很早时,就发明了一种化冰开墨的“神器”——暖砚。

关于暖砚的记载,最早见于汉代的《四民月令》,而后各代均有承袭;到了唐代时,关于暖砚的记载颇多。唐人张说《张燕公集》中收有《暖砚铭》:“笔锋晓冻,墨池夜结,香爇潜燃,推寒致远。”白居易在《青毡帐二十韵》诗中吟曰:“砚温融冻墨,瓶暖变春泉。”刘长卿也感叹道:“风冷衣裳脆,天寒笔砚清”。

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,唐明皇李隆基有一方制作精巧的暖砚,“内库中有七宝砚炉一所,曲尽其巧。每至冬寒砚冻,置于炉上,砚冰自消,不劳置火。冬月帝常用之。”由此可见,暖砚在当时还是非常稀罕和珍贵的,像岑参、李白这样的诗人只能徒留感慨而已,说明暖砚并非一般的寒门士子所能使用。

暖砚被广泛使用,是从明代开始的。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,由于天气寒冷,砚台里的墨汁很容易结上冰,极大地影响了文职人员的办公效率,于是暖砚就成为各级政府机构中官员的办公标配。明人屠隆在《纸墨笔砚笺冬月砚》中记载云:“冬天严寒不可用佳砚,得青州熟铁砚,可以故冻,炙砚需用四脚净炉,架火砚上,微微逼之,或用砚炉也可。”

到了清代,暖砚的功能拓展,并且注重环保,这跟雍正皇帝的勤政有关。据史料记载,雍正经常工作到深夜,第二天早上三四点钟起床处理政务。目前存世的雍正批阅的奏折、部本、通本达到30万件,有1000万字的批注。如此勤政,到了数九寒冬,暖砚对他是不可或缺的。据说雍正对一种用火加温的铜砚

非常感兴趣,认为在铜砚底部生火加热不妥,多次下旨命令令造办处工匠改进,足足费时十个月才完工。

暖砚的造型多为正方形、长方形、六方形、八方形、圆形、鼓形等。从功能上分两种类型:一为“水暖型”,即在砚面之下凿出空腔,通过注入热水使砚面的温度升高;二为“火暖型”,即在砚面之下制成空腔,引入炭火烧烤或置放油灯加热。其中火暖型的暖砚要经受炭火的长时间烘烤,端石、红丝石、洮石等滋润柔滑的砚石,很容易被烤焦开裂,所以只能选用质地细密、硬度更高的歙石或松花江绿石制砚。

由于暖砚制造工艺复杂,造价较高,属于文房中的奢侈品,一般寒士难能用上。到了清代中晚期,紫砂暖砚的出现,为普通人家的读书人使用暖砚提供了机会,加之紫砂泥可塑性强、透气性佳和耐高温的特性,能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紫砂暖砚,深受文人墨客的钟情与喜爱。

“文人之有砚,犹美人之有镜也,一生之中最相亲傍。”暖砚作为一个时代的文房用品,为古代文人在数九严寒笔耕不辍,创作出诗文辞赋、书画作品提供了极大便利。

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 
投稿邮箱: nxrlb@126.com